

目 录

垫江的兵灾匪患.....	钟石痴	谭正品	邓秉承	(1)
竞选“国大”代表内幕.....	谭正品	许才学		(16)
选举立法委员亲历记.....	钟石痴			(22)
民国后期竞选乡镇长见闻.....	程致君			(27)
建国前垫江宗派的形成及演变	钟石痴	谭正品	王兴虞	(32)
国民党罗广文军队清乡.....	王兴虞	谭正品		(46)
我知道的垫江县首届参议会.....	邓秉承			(52)
解放前垫江的金融机构.....	邓秉承	丁孟牧		(56)
垫江种植鸦片和查禁烟毒概况	谭正品	陈宦凡	程致君	(63)
建国前垫江食盐购销概况.....	邓秉承			(74)
垫江金酱花瓜.....	李渊如	曹继平		(82)
垫江中学建国前史料.....	陈剑林整理			(87)
垫江的私塾.....	罗康达	李恒熙	程致君	(122)
垫江创办第一所中小学的梗概	李恒熙	卢琼瑶	艾素朴	(134)
几所私立学校简况.....	李恒熙			(146)
垫江私营书店.....	易协邦	罗康达	邱鑫泉	(151)
民国时期垫江警察机构建立始末.....	程致君			(155)
垫江地方武装部队组建简况	邱鑫泉	袁文彬	钟石痴	谭正品 (163)
育婴堂的创立和发展	叶胜友	胡书文	邓秉承	谭正品 (172)
垫江宗教史料.....	董镜池	杨正心	曹继平	(179)

第一辑字数 140,000

垫江的兵灾匪患

钟石痴 谭正品 邓秉承

谈到民国时期垫江的兵灾匪患，至今还令人心有余悸，谈虎色变之感！这两重灾难，给垫江人民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是无法以数字计算和语言形容的。兹就笔者往昔的耳濡目染，兵连祸结，其荦荦大言有如下述。

昔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民元以后，四川军阀混战，兵灾匪患不亚于全国其他省、市。

（一）

四川的大小军阀，乘全国护法运动之机，相继崛起，各霸一方。时而附北，时而附南，互争雄长，你抢我夺，争占地盘，大者数十县，小者十数县或几县，甚至不到一县的。防区时有变动，完全由军阀混战的胜负来决定。一经占领，防区内的子女玉帛皆为这一军阀所私有，从而安官设卡，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垫江地处渝、万两大军事据点，陆路交通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混战时期，经常是兵山一座，早晚军号之声，此起彼应，战云密布，刁斗森严，居民闻之胆战心惊。

一九一三年，癸丑之役，及其以后一、二军作战，战火燃烧到邻水、大竹、垫江一带。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袁世凯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局势，将原任川督胡景翼调京，特派其亲信陈宦督理四川军务，并兼巡按使，1915年率袁世凯之

命，亲率北洋军三旅来川，由万县登陆，经梁山（现梁平），过垫江，赴重庆，沿途派差派粮，群众受到的骚扰，真是一言难尽。最为甚者，北洋军驻防后，即三五成群，四出滋扰，或为找“花妹儿”，或为捉鸡打狗，路人只有侧目而视，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例如当时钟石痴的胡姓奶妈，恰于此时回她娘家探亲，刚出垫城走至北门外观音阁附近（现纺织厂），就遇上这群兽兵，被挟持至田间轮奸，后经她丈夫赶到，才扶回家去抢救，幸免于死。大小军阀在防区内搜括民财，扩充军实，招匪成军，争夺防区，连年混战不休。当时长寿、垫江、邻水、大竹、广安为川军的防区，按当时的规定，田赋一年一征，但每年又借故再征一年或两年，实际成了一年三征。这还不足，再以种种理由，指令垫江当权的土劣，创议向驻军捐献，以示慰劳。这又是一年的粮税，而且随粮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其次以种种掠夺方式，搜罗前清的小钱和铜元，再渗入锡铅等杂物，熔铸成质地低劣的小二百文，强迫防区人民使用。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长期坐镇重庆，从罗泽州军阀手里取得垫江防地以后，强征暴敛，囊括垫江人民财富的手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二日《国民公报》载：“前刘湘、杨森军在长寿、垫江一带大战，阵亡士兵共埋三十六个大坟，每个计尸一百具，在其他地方死者不知其数，后刘湘部占领垫江”。

“从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垫江人民在军阀敲骨吸髓的掠夺下，任意立税，一税多征，随税附加，一加再加，无限制的预征，名目繁多，税额极重，不胜枚举。在征税过程中，更是不择手段，有估提，有派垫，有强索，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其一，盐税，又名人头税。男女老幼，人人都要吃盐，这一税收就转嫁给每个人的头上。川盐主产区是自贡，而转运枢纽则在重庆，四川的盐使署即设在重庆，四川经营运销的盐业总号，也设在重庆，刘湘在这里就得天独厚了，从而加重了对盐税的搜括。一截盐在一九二六年时正税是二千二百五十元，但在富顺盐场的盐还未出关时，即由驻防军征收各种附加税；盐到泸县、合江、江津等地，沿途都要征税，到了重庆，各种税额，几乎超过了正税。刘湘采用预征盐税的办法，强令各大盐号组织盐帮公所，承办预征盐税，按所需款项，分配给各家盐号承担，按时缴纳，否则，军法从事。各盐商在威迫之下，只有将盐加价出售，把各种附加税一并转嫁在吃盐人的头上。

其二，预征田赋。中国历代政府对土地所征的税，视为主要财政收入。国民党政府把一年一征的田赋改为半年一征，还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随粮附征。再是契税，即验契纸，除正税外，又有两种附加税，即：契纸公本费，每张五角，另贴印花五角；查验费大契（金额大的）一元，小契五角，另贴印花五角。清丈土地，在辖区内各县成立清丈委员会，重新清丈田土，结果是田亩普遍增多，田赋也就随之增加。

其三，统税，俗称百货厘金。包括五金、匹头、棉纱、大小百货，以及货物税、卷烟税、糖税、酒税、木竹税、植物油税、邮包税、印花税、房地产税、二五地法附加税（长江下游运进四川的货物按海关进口税收25%）等。

其四，特税。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极大的毒品。四川

各大小军阀，在防区内无不强迫种鸦片，不种者还科以懒捐。刘湘统一下川东以后，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对违反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禁的，课征重税，以示惩戒。结果，在他手里，把四禁变成了四不禁，并公开合法化了。其次是征收烟土运销税，凡是上了税的鸦片，可在本省内运销，也可运往省外销售。一九二九年，刘湘在万县设立川东禁烟查缉处，征收运往宜昌、汉口一带的烟税。随后在川东各县设立禁烟查缉处或稽征所，办理外运内销征税工作。凡按规定缴纳“红灯捐”的，均可开设熟膏店（烟馆），供人吸食。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杨森直取成都后，委任范绍增为第七师师长，驻防垫江，师部设在禹王宫（现文化馆），不但全师的生活费用由垫江人民负担，而且从师长到士兵的薪饷，也是垫江人民的血汗。他们巧立名目，搜括民财，诸如办公捐、文娱捐、卫生捐、公用捐、特别捐等，尤其残酷的是拉“抬垫”，勒令乡保人员，成天整夜筹办捐款和抬垫。因此，稍有一粥之食者，均逃避外地，人去室空。如交不齐抬垫和捐款，绳捆索绑，皮鞭抽打，皮破血流，泣不成声，老者转辗沟壑，少者逃奔他乡，真是鸡飞狗走，鬼哭神嚎，田土荒芜，民不聊生。

当时的范军，除上述的苛捐杂税而外，他的下属，还打家劫舍，估吃霸除。一是军人穿便衣，打徒手，带上手枪，在人烟稀少的大、小路旁，抢劫来往行人，甚致晚上搞文进武出，到了冬腊月的夜间，简直是明火抢劫。二是范军各连的司务长轮流让连上的士兵当给养班长，穿着军服，带着挑担子的伙夫，到市场或乡下老百姓家去买菜、买肥猪、买米、买鸡鸭，一般少给钱或不给钱，自拿自要。

范军的军需处长负责筹集伙饷，他以师部的名义，经常召集垫江东、南、北三里的总团、保正、甲长等开会，说什么范军驻防垫江，是为垫江人民防匪、防盗，保护人民安居乐业，全师官兵的生活费当然由垫江人民负担。每月全师伙饷若干，由师部规定出来，你们保甲人员要提前三月催收，提前一月缴到本部，按月如数缴清者有赏，完不成任务者受惩。师部把每月伙饷数字逐级下达，并层层加码，挨家挨户征收（恶霸和富贵人家不出任何捐款），如稍有怠慢和一时无法缴纳的人，就要受到催丁的打骂和追逼。

范军由于某种特殊情况而需用一、二笔巨款时，因保甲人员自己亏空太大，民穷财尽无法征收那样多的伙饷和苛捐杂税，便采取拉“抬垫”的办法来弥补不足或填满腰包。拉“抬垫”就是把拿得出三、五百元或一、二百元的人捉来关押起，说什么政府急需钱用，要他们“抬垫”若干元，以后付还。愿意缴纳抬垫的，可以取保释放；不愿或无法缴纳的，便被关、打、逼死，因拉“抬垫”而弄得家破人亡的，不乏其人。如董家场贺翠安，澄溪兰履安、兰玉安、左玉堂等，均系拉“抬垫”而被吊打过；九龙寨的易佐臣，因拉他的“抬垫”被迫而逃往涪陵很长一段时间；易家祠堂的易子瑜，指名“抬垫”三万元，不缴要枪毙，结果交大洋一万元，得免于死。诸如此类，难以枚举。据《垫江县志》记载：“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师范绍增奉委全师驻垫，分扎各场，县小兵多，每月筹捐六、七万元，不得已乃抬垫粮税，初以按人摊缴，继则依地派捐，而劣绅土豪从中渔利，团甲催丁格外需索，非刑逼迫，绅富逃亡虐及佃户，田荒失耕到处可见。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范绍增自大

竹天池会议回过峡口中学，学校开队出迎，误喊口号，激怒范师，派队围校，捉去教员十人，坚欲枪毙，后以何师讲情乃释”。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国民党罗广文部队派一突击团由蒋冠群率领来垫江清乡，目的是清查共产党地下组织，捕杀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来就杀气腾腾，城乡戒严，设置盘查哨和密告箱，实行五家连坐法，到处逮捕杀人，一时竟把垫江弄得全县骚动，人人自危，冤死者不知有多少。

(二)

兵灾与匪患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与民国时期的统治相始终。当时匪患之重是无与伦比的，甚而在县城禁城之地，军队在操场出操之时，都敢于白天抢人。如钟石痴的岳父就是在县城凉水井（现在的粮食局直属库）被土匪捉去的。如此严重的匪患，产生的因素很多，这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腐朽，生活困苦，事业衰败，军阀横征暴敛，地方恶势力的互相倾轧，贪官污吏的横行无忌，社会风气败坏等，相激相荡，以致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垫江又盛产鸦片，烟、毒、匪在旧社会是三位一体的。老匪去了，新匪又产生，这里在清匪、剿匪，那里又在纵匪、窝匪，如此循环往复，滋蔓难图。

国民党政府，既允许民间私人购枪自卫，又无具体可行的严格管理私人枪支的办法。形式上要登记枪支，发给执照，而实行起来成了一纸空文，让其自流。在军阀混战时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招匪成军，委以团长、营长、连长等头衔。狡猾之徒，就认为拉棚子当匪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枪弹，呼朋引类，拖上龙背，打家

劫舍，或者伙并别人，发展实力。民国二、三年间，我县东山就有著名大匪鞠连成，拥有钢枪三十多支（即五子枪，当时是顶好的快枪），有分棚七、八个，骚扰忠县、丰都、垫江边境。西山一带，则有龙占魁其人，势力更大，常扰大竹、梁山（今梁平）、渠县、开江一带，拥有人枪五六十。民国六、七年间，梁山（现梁平）巨匪大老咪、小老咪窜入垫江东山，从梅子关沿东山一线宝鼎、燕子岩、廖家寨、蛤蟆寨、林泉塘，一直到曲尾铺，绵亘三十余里，安营扎寨，设分棚十余个，附近的沙河场、曲尾铺、跳石沟，都停行罢市。民国六年七月十九日，大老咪率匪徒七十余人，洗劫梅家场（今永安乡），无一幸免，并当场捉去肥主七十余人（即有钱的人被绑票），押上宝鼎，责令其家属，限期拿钱取人，逾期不取者，即撕票子（土匪的黑话，即杀人）。当时就有在县城跟房的谢纯丰（后来当梅家场的联防督办）的大儿子谢治平被捉去了，未按时去取人，即被土匪杀死在沙河廖家寨。继大老咪、小老咪而起的是大匪廖恒轩，他曾任高安区长，在任内养有既贴心又贴身的手枪兵弁。一次，高安附近发生抢案，区长是有责任的，有人向驻军密报，说是廖派的兵弁抢的，要他进城汇报此案，廖自己心虚，怕被扣留，就率领他的卫士亲兵，逃回沙河，拖上龙背为匪了。由于他作过区长，有一定社会偶像，一旦成匪，也就有他的一定的号召力，枪枝弹药也较别的一些土匪多而精良，有大连枪、大机球、短一寸等武器，不一两年，就成了垫江、忠县、丰都、梁山一带的大匪。民国二十七、八年间，垫江的土匪就更多了，东里、南里、北里都先后有著名大匪。

垫江的匪患历未肃清，反而越来越多，地方治安，极为

混乱，特别是每年冬季更为突出。每次清剿，竟成兵来匪去，此剿彼窜；或者化整为零，四处躲藏。主要是地方乡镇保甲人员通匪，保匪者居多，不少匪首和匪徒是明团暗匪，明绅暗匪，致使东西两山和内地土匪能立足藏身，不受损伤。当时一般乡镇保长，袍哥大爷、地主、富农和著名绅士都购有枪支，养有亲信保镖，一出门前呼后拥，一住下警卫森严，一到晚间，就各有各的路子。有的是主子默许，让这批卫兵出去抢人，坐地分赃。象这样的土匪，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使你防不胜防。因而富绅之家迁到县城避匪，殷实之家修碉堡或者搬到寨子躲匪，无寨子可上的穷苦老百姓，只好歇岩洞、上山，躲避土匪的骚扰。当时的政府和驻军，为了装点门面，也煞有介事地大叫大嚷，立即筹款呀！进行兵团联合清剿呀！委派某某督练呀！等你锣齐鼓齐，大摇大摆地兵团合围，进入剿匪区域时，而匪徒早已无影无踪了。但不能白跑一趟，于是乡丁清理一番，查出哪家窝匪，团丁也来清理一番，清出那家通匪，尽其株连瓜蔓之能事。这样，一则可以向上交差，二则可以从中捞些油水。难怪群众对政府的清乡、剿匪是抱着怨与恨的态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兵来如梳，匪来如篦，团丁来如刀刀剃”。

现将几个主要匪首的所作所为分录如下：

匪首鞠连臣罪有应得

鞠连臣是垫江大沙河范家桥挂湾人。民国初年，立棚为匪，拥有人枪数十，成为忠、丰、涪、垫边区一个最大的匪棚，啸聚山林，手段残忍，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民国八年（1919年）他把曲尾乡谭家富绅抢劫后，又将其户主捉去，关在一间黑屋里，百般凌辱折磨，勒索财物。鞠匪将谭的眼

睛贴上青药，耳朵塞上棉花，手脚用绳索捆绑，经常用棍棒抽打，逼着写血书，催家人备钱取人，还喂狗屎、羊粪，说是霉豆腐、风豆豉。隔了几天，又叫人把谭弄到院坝、或宅左宅右，来回转动，谎称是“摆舵”（即换地方）。后来几经交涉，达成口头协议，说成五挑银子（每挑一千两）取人，待银子备齐送去，鞠匪反正都说不够数，弄得谭把田产卖光，才把人取回。可是，由于折磨过甚，已成残废，回家几天就死了，弄得家破人亡。

鞠匪又在丰都捉了一个姓杜的“绅粮”（地主），人称“杜十万”。鞠用一根铁丝穿在杜的肩膀上，又经常毒打，由于索价太高，杜家也一时难以筹办如此巨款取人，“杜十万”竟一命呜呼。

在忠县捉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姓名不详），因小孩家没有人来交涉取人，鞠匪把小孩的耳朵割下一个，找人送去催促备款取人。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孩家仍不备款来取，鞠匪一怒之下，就把小孩掐死了。

当时县知事蒋万煌，在舆论压力下，设法消灭鞠连臣。于是精心策划，一面大办筵席，招待鞠匪吃晚餐，一面又暗中准备打手，隐匿埋伏。鞠不知是设的圈套，带了五个匪徒前往赴宴，在美酒佳肴饱餐一顿后，又招待打麻将，另将几个匪徒分成三处，把力量分散，乘匪徒兴高采烈的时候，埋伏的打手四出，两个擒一个，用棒棒将六个匪徒全部打死，为民除了大害，人人拍手称快。

土匪头子廖恒轩的下场

廖恒轩，垫江沙河乡柏树丫口深基湾人，富绅之家。民国十九年（1930年），廖任垫江第二区区长（现高安区），

因他的士兵为匪抢人，被人以“明团暗匪、养匪殃民”的罪名控告至重庆行辕，川康团务委员会下令通缉捉拿廖恒轩，他便拖枪为匪，占山为王。毗邻各县的大小股匪，慑于声威，望风归顺，于是聚众数百，啸聚山林。当时归顺的股匪有：龙凤陈怀清（乡长），赵家寺董克昌（乡长），太平场万碧初，仁和场瞿宪廷，忠岭谢连州，曲尾汪有贵等。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民团奉令前往沙河场协同乡长捉拿匪首廖恒轩。廖得知消息，突于十月一日黄昏，率匪徒数十人，冲到乡公所，当场枪杀了乡长和群众十多人，抢走手枪一枝，大洋三百余元。在这次剿匪中，因走漏了消息，加之匪徒气势猖狂，清剿失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正月，廖匪为泄余愤，又带匪入场打死乡民七人，抢走一些贵重物品。尔后，上级多次派兵来沙河场捉拿匪徒，打得匪徒四处逃散。这伙匪徒为了保家产和防备政府的捉拿，就设下缓兵之计，恳求取消通缉令。民国二十四年八月，第二区区长殷茂初等联名上书，也恳求取消捉拿廖匪的通缉令。县长谢天明据转上峰，奉省政府指令，对廖实行剿抚结合，容廖悔过自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腊月，廖率匪徒二百多人受县招安，从杠家乡范家桥到沙河场沿途群众夹道观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廖匪更加肆无忌惮，非法制造贩卖吗啡四千四百余两，鸦片二千六百余两，再次公开为匪，聚众窜入忠县同德、仁和、中岭、显周、新立、金华等地奸掠烧杀，无所不为。忠县县长王维资率团队几次清剿均未捉住，于是配合梁平、垫江团队围剿，历时近一年，将匪徒击散。为了扫除残余匪徒，忠、垫县府联赏两百大洋缉拿匪首廖恒轩。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廖一行四人潜

入忠县仁和场印合寨，被寨上老百姓密报沙河驻军（陆军四十四军八团）贺传学连长，廉即派余排长率兵前往捕杀，将匪首廖恒轩当场击毙。匪首死后，同伙举哀，立誓报仇。于是垫江复兴场匪首兰俊贤，亲率匪徒奔赴梁平贺连长老家，将其全家老小和附近邻居斩尽杀绝，火烧房屋，为匪首廖恒轩报了一枪之仇。这股土匪，一直猖狂到解放初期，才被人民政府解决，为忠、垫、梁三县人民除了大害。

土匪头子谢敏臣“黄粱美梦”的幻灭

本世纪三十年代，垫江属于四川军阀刘湘的防区，一切官吏的任免，自然由刘湘主掌。甘绩镛是刘湘的政务处长，官吏的任免，权操甘氏。县人谢敏臣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以六百块银元贿赂买到一个“县长”的职位，本可算如愿以偿了。殊不知谢的本质太坏，为官心切，又沉不住气，虽已打通了关节，但委任状还未弄到手，就在重庆招摇撞骗，并备一乘四人抬的轿子及几个背枪的喽罗，尾随其后，西装革履，招摇过市；又在杨子江饭馆的宿舍门上，挂着“谢县长”字样的名牌，终日花天酒地，嫖赌洋烟，样样都来；言谈起来，又是云里雾里，乱扯一通，黄腔实足，人们喊他“谢县长”，就飘飘然了。同旅馆的客人，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位“县长新贵”，不免私下耳语议论，觉得这样荒唐的人，竟委以“县长”重任，实在太不像话。一次，被宪兵、警察到旅馆查号发觉，盘问之中露出了马脚，立即取下了门上挂的名牌。这一消息很快就被卖官受贿的甘氏知道了，怕造成严重后果，下不了台，于是就把已填好的委任状扣下了，贿款六百元也被私吞了。偷鸡不着，倒蚀一把米，谢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回垫江。在经济上也日益拮据，压力也很

大，“黄粱美梦”，即行破灭。于是重操土匪旧业，干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昼伏夜出的生涯，忠、丰、涪、垫边区的老百姓受害不浅。一九四五年春（民国三十四年），县警察局以自新许官为诱饵，把谢骥至县城，谢敏臣带了两个背枪的来到县城，住在东外街水巷子旁黄国书栈房内。当天晚上，谢同背枪的正在吃晚饭，外面发出枪声，向他射击，当时把给谢背枪的击毙一人，立即将灯吹熄，乘吃饭的旅客慌乱之机，就跳下后河往外跑，看后面没有人跟踪，跑到沈英儒家（沈英儒到重庆去了，未在家），说有人黑打我。谭道禄分队驻东门城楼上，负责城防，派谭道洪把谢敏臣送到县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暗杀小组的人先回到县府，把未击中谢敏臣的经过向县长肖邦承报告，县长一听就发气：“你几个狗东西，今晚非办到不可，否则，我就要枪毙你几个，快去找贾局长”。话音刚落，就听到谢敏臣一路叫喊进门，说：“有人黑杀我呀，县长你要保护我呀”。肖邦承对秘书邓金福说：“你出去说我不在县府”。秘书出来对谢敏臣说：“县长到外面吃饭未回，你快到东门谭道禄那里去休息，我立即派人去查”。同一时间，贾竹中派人到东南角埋伏，决不再误。谢敏臣同谭道洪来到东南角，刘大宏暗枪把谢敏臣击伤，谭道洪举枪对准刘大宏，刘见势危急，枪先把谭打死。在黑夜中互不相认，次日才知误打死谭道洪，虽然大功告成，可是刘大宏怕谭道禄报杀兄之仇，只好不在垫江工作。就跑到梁山（今梁平），以防后患。

（三）

国民党地方政府，对防范和清剿土匪，也采取了一些必

要措施，但很不得力，极不彻底。回顾一下垫江当时的情况是：

民国元年（1912年）六月二十四日，地方保丁在县属太平乡余家大坵抓获的二十八名土匪，在街上禹王宫坝内全部处决（匪首外号叫金木脑壳）。民国四年（1915年）十月，县知事赵铭垣接任时，匪风复炽，是时陈福五奉委驻垫，大举清乡，在东山拿获惯匪二百余名，讯明枪毙。复飭令各乡、镇、团、保，各团清各团，各姓清各姓，轻者具结规戒，重者送县究办。又诛本地土匪二百余名，匪势大衰。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县知事陈忠良亲率团兵、警队到武安镇清匪，匪遣悍党温占云入场行刺，被忠良识破，当即击毙，亲夺匪枪；复同陆军营长肖银州督兵攻匪，毙匪四十余名，夺得快枪十余支，肖营长亦中弹阵亡。是年，县知事陈忠良委县绅胡涛为清乡司令，先后率队剿匪搜山，匪势稍戢。后土匪三次攻西山虾蟆湾，团丁往救击退，最后匪大队往攻，伤团丁数十人，毙数人，防兵追至，匪遂逃遁。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四日，黄沙街上土匪程秋三，带领三十余人下乡捉肥，伪装成县团练局士兵去九龙寨驻扎剿匪，路过姜家埡口，被当地民团识破，双方开枪，激战多时，匪力不支，负伤溃退，民团乘胜追击，计二人毙命，一人受伤。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十八日，巨匪李杏泉、刘尔再等率匪徒二千余人，蜂涌进入县属裴江场，将驻垫的丰、培、垫第十三大队部包围，沿街接抢一昼夜，大队长杨国辅组织反击，将该匪击毙六人，受伤多人，匪见势不敌，遂向丰属之青杠埡、沙滩一带窜去。事后调查，全场损失不下万余，街民有被生擒和杀害，举市荒凉，满街悲声。民国二

十七年（1938年）二月，奉令编组成立垫江县义勇壮丁补充队两个中队，所有镇乡巡逻队一律撤销；七月，改补充队为国民自卫常备队，次月又增设一个中队，分驻各重要场镇，剿捕匪徒，缉拿毒犯。是年八月十一日，垫江西山著名匪首陈海洲（又名陈大汉）、全聋子、梅献章、张秀堂、陈海清、陈宝廷等七人，被驻垫保安第十团、县常备队在太平龙华庙石堡击毙。团长包衡同县长周达亲赴现场察看，拍照尸身，并将陈海洲首级割下悬县城示众，长垫交通始告平靖。是年十二月中旬，县常备队、驻垫保安四团及武安、沙坪队丁，大举围攻西山老鹰寨匪巢，匪首徐茂如等人枪七百余，经保丁协力痛剿，激战竟日，将寨攻破，匪伤亡百余人，遗尸三十余具，击脱肥主数十，梁山、大竹、垫江、邻水各县边民殊称庆幸。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县政府下令购买电池每人不得超过三节，以免奸人购济匪类。垫江、邻水之风门垭一带，山岩险峻，树木丛杂，匪徒易于潜伏，常出劫寨，县府令飭太平、城南两乡调团丁将该地道旁树木砍伐五丈以外，以避匪徒藏匿。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二十二日，县府军事科长周浪平，率队进驻大竹吉星场，会剿大竹股匪甘成章、姜福林，拿获匪徒郭盖，格毙惯匪李占云、肖本兴、李月华等十四人。是年十二月五日，县自卫第一中队，会同左世琳清乡军，清剿龙岗乡万必初、胡达珍、胡恒山等股匪，与匪周旋月余，先后枪毙巨匪周茂清、胡仁江、李顺清及窝匪绅民黄葆庶等多人。民国三十一（1942年）五月二十六日，匪首肖维新被悬赏一万元缉拿，当县保警中队在万县捕获后，交涪陵第二警备区林营长押解回涪究办，殊押至万县清泉乡八保一甲地方脱逃奔跑，林营士兵追

赶不及，乱枪格毙，洞穿四弹，拍照肖匪尸影送垫。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为防范土匪窜扰，奉令凡匪区人民每户制竹梆（竹筒）一个，甲长备火炮，保长备皮鼓，乡长用号音，并按要隘设置烽火台，一遇匪警，互相呼应，群起围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九月二十七日，高滩镇场期，七十余名土匪将全镇财物抢劫一空，向东山逃去，镇警派队追击，反而失利，击伤居民四人，全镇财产损失折法币约百万元。是年十二月九日，长垫边区绥恩督守处及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派队在县属沙坪乡击毙匪首张代彬、曾开武，并割首回县悬于北门口示众三日，民心大快。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十月三十日晚，匪徒入城，意图抢劫冉炽成店内货物和现钞，被南门守城士兵抗阻，因寡不敌众，守城兵当即毙命，城楼士兵也有二人身亡，匪徒亦有伤亡，城内财产未受损失。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罗广文部队来垫江清乡时，将已招安之我县巨匪徐厚美等四十余人，诱杀于梁山县沙坪场（今梁平云龙乡）。

竞选“国大”代表内幕

谭正品 许才学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迅猛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不断高涨，国民党政权更加风雨飘摇。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统治，策划于一九四八年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在这之前，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部署全国各地选举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

在“国大”代表选举的前前后后，我们都是亲身参加的。现将当时选举的情况作如下回忆：

垫江和其它各地一样，为了争夺“国大”代表的宝座，竞选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垫江的党、政、财、文大权，实际上操纵在以沈英儒、谭叔愚为首的“科班”和以刘道三、刘达夫、胡大斌、向融和、段超群、陈邦泽等为首的“刘党”两个豪绅集团手里，外来的县长，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国大”代表的选举，两个派系的主要头头都参加了竞选活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妄图争取提名为候选人。按选举法规定，候选人的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上级圈定指派；一是由基层选民五百人联名推选，呈报省政府核准，即可成为合法的候选人。垫江“国大”代表的候选人是谭叔愚、沈英儒、刘道三、胡大斌、程泽友等五人，只有刘道三是省党部提名指派的，其余几人都是下面按法定人数推定的。三青团垫江分团干事长钟石痴，也想参加竞选，但又感